

硯北雜志
軒筆記

元 陸友仁著
元 陳世隆輯

進步書局校印



硯北雜志提要

元陸友撰友為吳人自號硯北生蓋取段
成式漢上題襟集序中語以自明其雅抱
茲編上下兩卷多記佚文瑣事而於古碑
篆隸之源流言之尤媿：他若琴材硯石
鐘鼎彝器考索詳確賞鑑精妙披閱一過
古色古香可撲去俗塵幾許

硯北雜志自序

余生好遊足跡所至喜從長老問前言往行必謹識之元統元年冬還自京師索居吳下終日無與晤語因追記所欲言者命小子錄藏焉取段成式之語名曰硯北雜志庶幾賢於博奕爾

明年春二月丁卯平江陸友序

元詩選小傳

陸友字友仁平江人父業賈友攻苦於學為鄰里所竊笑及長為詩有法度尤長於五言律嘗至上都奎章閣博士柯九思侍書學士虞集交薦於朝未及用而二公皆去職乃偕九思歸吳開斗室扁曰志雅齋自號硯北生著硯史墨史印史所為詩文皆祀菊軒藁吳中雜志卒年四十八友仁博鑒古兼工隸楷凡三代而下鐘鼎銘刻法書名畫一入其目真贋立辨經其品題價增數倍云

硯北雜誌卷上

元 平江陸友仁著

晉人論豪士如玉山千人亦凡萬人亦凡以其崢嶸顯著人所易見易識者也趙德麟云
自唐末更五代天下大亂江南雖偏霸然文獻獨存得唐遺風

劉原父謂蘇才翁家大父以來收古書畫甚衆至君尤備

王性之姪家有李主與徐鉉書凡數紙所謂小字如聚鍼釘者

僧智永名法極王右軍七代孫年百歲乃終會稽志

篆法自秦李斯至宋吳興道士張有而止後世的所有據依趙子昂云

秦少游家有唐人書憲宗紀趙德麟贊其後云一十四年蛇蟠蟻結風移俗替利動

義缺君子之病小人所說

曾公子宣與劉蹈公允說原父晚年病不識字日月兒女皆不能認人言永興多發

古冢求物致此

劉原父在長安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奧皆按而讀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
惜之每曰我死子孫丞當我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即其家取決焉

張芸叟見號令陳偁說鳳翔東塔上有石照見南山草木鳥獸

龐丞相之子元直字溫叔性寡嗜好獨畜奇石大小形似皆有名品澤以清泉終日置之坐隅憂患皆忘往使江南訪求巖壑或有得者不吝資費也

趙元考彥若有史例論三卷唐典備對六卷紀元新錄十卷游師雄有分疆語錄三卷

韓子蒼云王右軍清真為江左第一意其為人必能一死生齊物我不以世故嬰其胸中然其作蘭亭叙感事興懷有足悲者蕭統不賦有以也淵明遊斜川亦悼念歲月然卒之縱情忘憂乃知彭澤之高逸少不及遠甚

世傳武中令行德身長九尺材力絕人

吏部侍郎徐度敦立自言少多與前輩遊迨識朱松喬年及張栻定夫始得為文之法周子充聞徐敦立言政和宣和間後生少讀史一日沈狀元晦以博學至京師東南士子翕然宗之來者滿門聞舉古事莫不竦聽惟歛人金彥亨在下坐數搖其首鄉人問故則云某事誤某事非退而考按信然

陳去非善行草得晉人筆意

五代僭偽諸國獨江南文物為盛然每歲科舉取人甚少多用上書言事拜官唯廣
順二年始命江文蔚知貢舉放進士廬陵王克正等三人而止王克正字守正
周子充嘗記其祖母張秦國道祖父之言舊小吏事上官極恭太守禮上法曹與他
掾窄裏捧案

唐人尚氏族至今譜牒具存故雖斷碑闕文猶可以世考知其人以此知學者不可
不明譜系

吾家舊唐某縣印函製作精古上刻字云攝令李諒元和三年九月云云四年二月
內到縣行用尚有數字湮滅不可識

張伯雨有金銅舍利匣上刻云維梁貞明二年歲次丙子八月癸未朔二十日壬寅
隨使都教練使右廂馬步都虞侯親軍左衛營都知兵馬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守崖
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謝崇勳捨靈壽禪院蓋有四竅出煙有環若含鎖者或疑
燒香器李商隱詩云金蟾蠶瑱燒香入又云瑱香金屈戌是則驗其為燒香器之有
瑱者

朱文公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無露水沾衣但見烟霧在下茫然大海洋衆山

僅露峯尖烟雲環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奇觀也

趙子昂學士嘗以皇象章草與王右軍參攷十得八加蓋右軍草書本出於此

宋紹興中秦檜修禮樂以文太平用內侍邵諤主之時方造玉輅及國簿儀仗百工皆隸之謂之邵局故渾儀禮器猶鑄諤姓名

賀方回故居在吳中昇平橋所居有企鴻軒郡志誤作醋坊橋方回有二子曰房曰廩廩字豫登紹興二年二月甲子進方回手校書五千餘卷得官特添差平江糧料院方回葬義興之篠嶺其子孫尚有存者

金人馬定國嘗攷石鼓字畫以為宇文周時所造作辯萬餘言余按元魏景明三年帝躬御弧矢射遠及一百五十步羣臣勒銘射所此北史宣武本紀所載今世尚有碑刻其詞有云慨岐陽之末訓又云有彼岐陽由此觀之石鼓決非宇文周之物也晏十五叔原志文晁四以道作今不見其集中世稱叔原長短句有六朝風致是未見詩文高勝處也

元祐中叔原以長短句行蘇子瞻因黃魯直欲見之則謝曰今日政事堂中半吾家舊客亦未暇見也

邵諤

叔原監穎昌府許田鎮手寫自作長短句。上府帥韓持國持國報書得新詞盈卷。蓋
才有餘而德不足者。願有餘之。補不足之德。不勝門下老吏之望云。一鎮監敢以
杯酒間。自作長短句。示本道大帥之嚴。猶盡門生忠於郎君之意。在叔原為甚。處在
韓公為甚德也。

程叔微云。伊川先生聞叔原誦夢魂。慣得無拘束。又踏楊花過野橋。長短句笑曰。鬼
語也。意亦賞之。程晏二家有連云。

葉左丞少蘊嘗居在郡之鳳池鄉。門前有橋名魚城。縣林政和中寓居城東布德坊。
暢師文字純父。雒陽人。好奇尚怪。盧處道。專任陝西廉訪副使。日純父僉司事。同按
部鞏昌。一日總帥汪公言於盧公曰。吾意欲邀兩公至家小飲。而僉事性頗不常。不
敢造次。公試覘之。按事之暇。盧從容語之曰。總帥公連姻帝室。家世勳伐如此。吾察
其意。似欲屈我輩一至其家者。或可一報謁否。是時憲綱猶得相往復也。純父欣然
曰。何不可之有。彼帥府雖水。亦不當飲。汪公今時重臣。相好有素。使其設具見招。固
當一往也。且不當緩。明日即可矣。汪公即張具以俟。翌日聯騎而往。茶罷命酒。賓主
歡然。無不引滿。至所謂正飯者。主人親置之案。且持筯脩食。純父忽顧使其童瀉羹。

於地羅籠餅其側。主人命再供。既至復如前。逕推案上馬而去。舉坐不樂而罷。盧後問之故。乃作色曰。獨不見其犬乎。或寢或訛。列於庭下。是不以犬見待。且必以犬見噬也。吾故飼之而出耳。及歸。郡官例送至第一驛。行次見水清澈。乃駐馬曰。此水可濯吾足。諸公請先往。汪不獲已。留知事者以俟之。洗畢。呼知事者取鞵來。其人固已不堪矣。勉為之前。手奉鞵以進。乃取鞵反向。以扣其面曰。汝聞吾鞵。知事乃即奪鞵投溪流中。躍馬疾馳至驛。泣訴之。皆為絕倒。使人別持鞵與之。後處道赴湖南憲舟次鄧州驛。夜與劉致時中坐白雪樓上。更闌燭盡。無可晤語。盧曰。純父分司去此未久。必有佳話。因呼驛二姬生者沃之酒。問之。姬乃曰。其未至也。聞為性不可測。供頓百需。莫不極其嚴潔。既至。首視厨室。怒曰。誰為此者。館人曰。典史攝之前跪而嫚罵之。衆莫曉所謂。良久。其童從旁言曰。相公不與吏輩同餐。當別覓小竈。且示以釜之大小。薪之短長。各有其度。俾別為之。典史者。奔去持鍋負薪。與泥甕偕至。仍命典史躬自塗墍之。既畢。復怒梓典史跪之曰。吾固知汝不克供職。行且決罷汝矣。衆亦莫曉所謂。其童又言曰。釜腹有煤。未去也。令館人脫釜覆之地。以手拭煤。塗典史之面。而叱出之。一日作餛飩八校。召知府早食之。其法。每枚用肉四兩。名為滿樸紅。茹

府不能半其一。彼則享已盡矣。時所供醢頗醢。知府云。敝舍有佳者。當令姬副使送膳夫所。少頃。知府遣姬以盃盛醢至。問曰。何物也。姬應之曰。知府送酢。即令跪階下飲之。至盡。曰。為我謝知府。出而哇之。二公因相顧大笑。處道曰。純父有潔疾。與人飲必欲至盡。以巾拭爵。乾而授之。則喜。苟有餘瀝。必怪之。自飲亦然。食物多手自製。水惟飲前桶。新必以尺薦。必以巾喜盥手。日不知其幾。而浣足亦必以再濯也。性疑忌。夫人之面。家童罕見之。出必鑰其戶。涸置寢室中。每畜涕滿口。以漱其齒。久而後嚙。喉中有聲。見者輒欲喝。而彼守之終身。與人語。輒示以臆。或以手指喻。而不言。唯其童艮子能知之。有馬卒頗慧。其童語之曰。凡公有指令。不可問。當為言之。忽一日呼之前。以食指立置其鼻。復以右手如擊物狀。數點而止。退而請于其童。乃曰。令汝呼釘馬脚。色回鵲爾。已而果然。又一日持鈔一貫。以兩手作一小規。復開兩手尺許。動其喙如嚙物者。其童曰。此欲食猪大臙耳。其先夫人貴家女。衾褥甚盛。方睡未起。以水沃其頂至踵。方食。以灰投食器中。遂感氣疾。喪明而死。其為侍講日。時中與文矩子方過其居。值其濯足。聞客至。輒洗迎笑而出。曰。佳客至。正有佳味。於卧內取四大桃置案上。以二桃洗於濯足水中。子方與時中。人持一顆去。曰。公洗者自享之。無二

桃汙三士也乃大笑而別。或謂其書似米元章。時中曰。不唯其書似元章。其風有甚於元章者矣。

洞庭以種橘為業者。其利與農畝等。宋政和元年冬大寒。積雪尺餘。河水盡冰。凡橘皆凍死。明年伐而為薪。取給焉。葉少蘊作橘新以志其異。

天歷二年冬大雨雪。太湖冰厚數尺。人履水上如平地。洞庭柑橘凍死。幾盡。明年秋水。又明年春。三吳之人饑疫死者數十萬。

葉少蘊得陳州蔡寬夫書云。旋為簪花作慢。

虎邱有清遠道士養鶴硯。

王仲弓實人物高勝。雖貴公子。超然不犯世故。居官數自免。博學多聞。尤長於醫。及與前世婁昌言常穎士宋道友諸人遊。

郭茂倩字德舉。太原人。通音律。善漢隸。尤精古樂府。有所纂樂府詩集行于世。

世言李成惜墨如金。

葉少

范陽張禕字子偉。少不婚宦。居京口。得故刁約景純之廢園。結茅齋居焉。啜菽飲水。嘯傲長松修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聞江東湖相山水之勝。杖策獨行。登廬阜。汎彭

蠡絕洞庭南至衡山。幾年而後返。所過雖免迹爲道人迹所不及。必皆窮搜極覽。以盡其意。隨輒疏錄。名之曰山水漫遊記。

葉少蘊閒故書。得朱朴所爲日歷。自記其初得爲相時事。昭宗拔于國子博士。以爲相。不可謂無意。然所謂朱朴。觀其言鄙淺險躁。妄庸人也。不知何以能遽取重如此。金華洞有韓无咎諸人同遊題云。淳熙改元七月既望。陳巖肖子象。陳良祐。天與黃揆子餘。趙師龍。得言韓元吉无咎。觀稼秋郊。自智者山來。謁雙龍洞。篝燈蒲伏。徧閱乳石之狀。寒氣襲人。酌酒竹陰。支筇至中洞。飲泉乃歸。

韓无咎題北齊校書圖詩云。高齊校讐誰作圖。一時細書亦名儒。網羅羣軸三千餘。俗儒非真類迂愚。雖黃是正定不無。虛文末學徒區區。豈識治道通唐虞。文林高館希石渠。後來御覽嗟何書。修文偃武事益誣。轉頭鄴城已邱墟。我冠廣袖長眉鬚。丹青寫此猶不渝。高鬟侍女曳紅裾。兩睂怕鞦立奚奴。罷琴涉筆傾酒壺。蘭臺供擬信樂歟。不知畫手安用摹。無乃逞巧聊自娛。千年視之一敬歟。君不見文皇學士十八人。謀猷事業皆功臣。瀛洲舊圖應更真。請君尋觀爲拂塵。復書其後云。齊文宣失保七年。詔樊遜校定羣書。供皇太子。遜與諸羣秀高乾和馬敬德。詳散愁。韓同寶。傅懷。

德。古道子。李漢子。鮑長暉。景孫及梁王主簿王九元。水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借邢子才魏收諸家本。共刊定秘府純繆。於是五經諸史。殆無遺闕。此圖之所以作也。黃太史所謂士大夫十二員。今范明州謂逸其半者皆是矣。至唐已隔周隋二代。不知何自得其容貌彷彿耶。高氏起索虜。以兵力奮然。敦尚儒風。立石經典。寶序定尚書于涼風堂。質經義于春宮。意當時文士亦歆艷之。故相傳于圖畫。流及後裔。文林之館既興。御覽之書繼作。無愁之聲。已播於天下。不揀其亡。故余感而賦之云。元咎有朔日行記。

昔柳子厚記其先友六十七人于其父墓碑之陰。考之於傳。卓然知名者蓋二十人。子厚曰。先君之所友。天下之善士舉集焉。

袁高

恕子姜公輔

齊映

嚴郢

杜黃裳

楊憑

弟裴樞

穆贍

寧子李鄴

梁肅

韓愈

許孟容

袁滋

盧羣

鄭餘慶

奚陟

盧景亮

楊於陵

高郢

柳登

若子

謝師直謂劉貢父曰。王介父之知人也。能知中人以上者。自中人以下。或不能知。由其性韻獨高而言。貢父曰。子好奕。碁請以碁為喻。李重恩。天下之善奕者也。與重恩。

獻者知之過重。愚者知之下於重恩。或倍從。或什五。重恩有不知者乎。介父輕處人。以顏子孟軻得其說者悅而服之。故謂介父善知人。

貢父所居在宋門城下。背有地可方尺餘。去地一丈以上。每登以眺遠。其子戲曰。閭闔臺。

田承君有廬在亂山中。前有竹。傍有溪。溪畔有大石。前後樹以梨棗。日與二弟穿竹渡溪。倦則坐石上。或藉以草。蒿中草屨。詠而歸。足以遺老而忘憂。

宋次道為修撰日。言館閣四部書。猥多舛駁。請以漢藝文志目。購尋數本。委直官重複校正。然後取歷代至唐錄所載。第為數等。擇其善者校留之。餘置不用。則秘書得以完善也。蘇子容撰志文。

次道撰著有書聞集十二卷。後集六卷。西垣制集十卷。東觀絕筆二十卷。大唐詔令一百三十卷。續唐武宣懿僖昭哀六朝實錄。總一百四十八卷。東京記三卷。長安河南志各二十卷。閤門儀制十三卷。集例三十卷。例要五卷。蕃夷朝貢錄十卷。三川官下錄八卷。錄。春明退朝錄各二卷。韻類宗室名五卷。安南錄三卷。元會故事一卷。諱行後錄五卷。寶刻叢章三十卷。其家書數萬卷。多文莊宣獻手澤。與四朝賜相藏秘。

惟謹或繕寫別本以備出入退朝則與子弟繕讐訂正故其所藏最號精密平生無他嗜好惟沈酣簡牘以為娛樂雖甚寒暑未嘗釋卷也

掌禹錫唐卿嘗謂繕討書傳最為樂事忽得異書如得奇貨人知其如此故求怪僻難知之籍窮其學之淺深唐卿皆推其自出以示之有所不及見者累日尋究至忘寢食必得而後已故當時士大夫多以博洽推之

呂縉叔夏卿在唐史局論史書謂陸羽秦系避僭藩辟命終窮不仕宜列隱逸閭立德王璵由藝術躋取高位宜附方技其表善抑惡之意切矣

山陰陸氏贈光祿卿昭生尚書吏部郎中直史館軫軫生國子博士珪字廉叔娶毗陵邊氏兵部調之女生四子曰佖曰佖曰傳曰倚

呂居仁師友雜志記陽翟辛杲前輩賢者蘇子容妻弟而失其名與字後見蘇魏公集中有朝請郎辛君墓志始知其名雍字化先有文藝節行

泉石之美與夫佛老之宮嶽瀆之祠環偉之觀人迹所罕至者皆得以窮探而歷覽晚帥高陽土瘠且陋無臺榭可以眺望無林樾可以游息獨城之東北隅有故壕水其袤二里廣二百尺昔嘗瀕水為臺而功未竟乃因其舊址奮築而成之得廢堂四

十楹。徒置其上。前值水。後為閣道。以屬于城。又構小榭于其西。以休賓佐云。

唐子西嘗為關注子東言。羅浮山道士觀。忽有老虎來廊廡間。子西瞿然。道士曰。此郭文先生守丹竈虎也。年深爪牙落盡。亦復無聲。可狎而玩。然其視眈眈。光采射人。若不馴擾也。子東因賦啞虎詩。見文集中。又子東詠俞仲義屏上王內史云。手追心慕。漫悠悠。寫向丹青入。卧遊絕勝山陰間。陳迹茂林修竹想風流。

吏部侍郎葛立方因陸對高宗從容語及前代書法。曰。唐人書雖工。至天竺處。終不及魏晉。如鋪算之狀。皆非善書。立方對曰。古人論書。先論筆法。若不能求用筆意于點畫之外。便有鋪算之狀矣。上曰然。

淳熙紹熙間。尤常伯延之王左曹順伯。兩公酷好古刻。以收儲之富相角。皆能辨別

真偽

倪文正云

逸少十七帖。盱眙本較之閣帖太肥。無標韻。然其骨骼尚具體也。

凡學士撰述。院吏以官紙書詞頭及常式。學士乃於其下起草。

陳去非善行草。得晉人意。

黃魯直書道媚。米元章書俊拔。薛道祖書溫潤。